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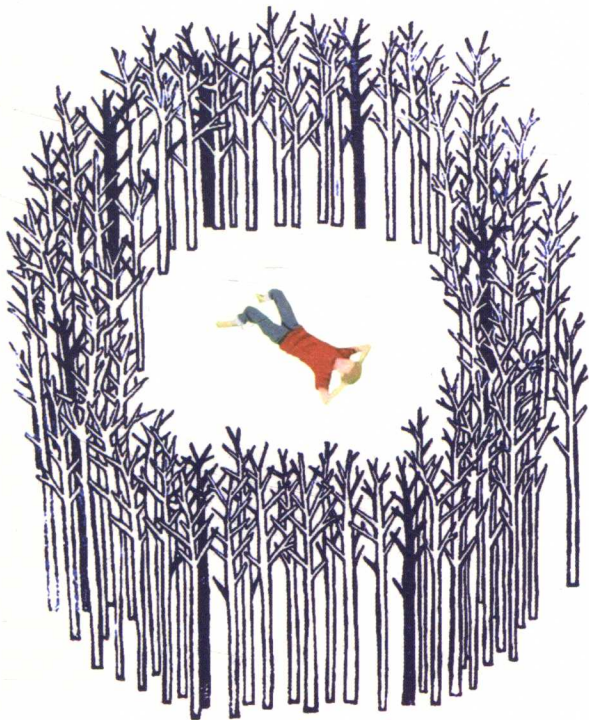


The Sound Of  
Silence

# 寂静的声音

李车车

◎著



- 一部成长小说
- 一段青春的挣扎史
- 一种响亮的寂静

如果你喜欢《挪威的森林》  
如果你喜欢《麦田守望者》  
这部书将可能走向你

青春岁月·小说佳品  
豆瓣阅读高分推荐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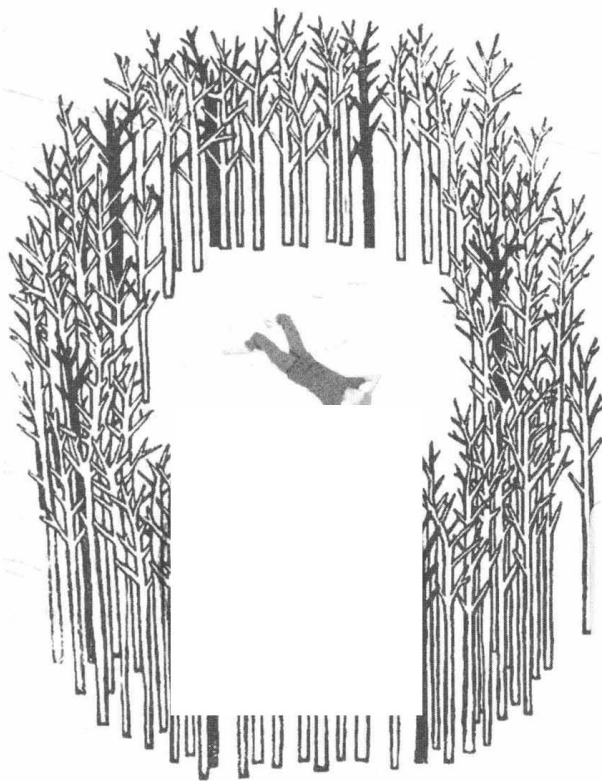


The Sound Of  
Silence

# 寂静的声音

李车车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寂静的声音 / 李车车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8497 - 1

I. ①寂…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7328 号

---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0 字数: 28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 目 录

|                 |    |
|-----------------|----|
| 1. 琴声 .....     | 1  |
| 2. 窗口 .....     | 3  |
| 3. 解围 .....     | 3  |
| 4. 插班生 .....    | 6  |
| 5. 不死鸟队 .....   | 9  |
| 6. 冤屈 .....     | 12 |
| 7. 身世 .....     | 16 |
| 8. 牧云的家 .....   | 20 |
| 9. 游泳 .....     | 24 |
| 10. 殴斗 .....    | 27 |
| 11. 分别 .....    | 29 |
| 12. 放学路 .....   | 31 |
| 13. 独唱 .....    | 32 |
| 14. 交通事故 .....  | 34 |
| 15. 生日礼物 .....  | 35 |
| 16. 疏远 .....    | 38 |
| 17. 觉醒 .....    | 39 |
| 18. 离别的夜晚 ..... | 40 |
| 19. 狂乱 .....    | 43 |
| 20. 高中 .....    | 45 |
| 21. 在厕所里 .....  | 48 |
| 22. 空虚 .....    | 49 |
| 23. 拨开迷雾 .....  | 50 |

*J* 寂静的声音  
*Jijingdeshengyin*

|                                 |     |
|---------------------------------|-----|
| 24. 对视 .....                    | 54  |
| 25. 初次对话 .....                  | 55  |
| 26. 情书 .....                    | 56  |
| 27. 窘迫 .....                    | 60  |
| 28. 高考 .....                    | 63  |
| 29. 室友 .....                    | 67  |
| 30. 开学 .....                    | 69  |
| 31. 孔小茉 .....                   | 71  |
| 32. 一座难求 .....                  | 74  |
| 33. 背水一战 .....                  | 79  |
| 34. 重逢 .....                    | 85  |
| 35. 驾校 .....                    | 88  |
| 36. <i>El Condor Pasa</i> ..... | 93  |
| 37. 神笔小马良 .....                 | 96  |
| 38. 小龟，前进 .....                 | 98  |
| 39. 被甩开的手 .....                 | 105 |
| 40. 二战爱好者协会 .....               | 111 |
| 41. 决心 .....                    | 117 |
| 42. 较量 .....                    | 119 |
| 43. 郁闷 .....                    | 124 |
| 44. 决定 .....                    | 132 |
| 45. 告别 .....                    | 135 |
| 46. 失落的世界 .....                 | 139 |
| 47. 月光如水照缙衣 .....               | 141 |
| 48. 物理系学生 .....                 | 146 |
| 49. 风波 .....                    | 155 |
| 50. 事与愿违 .....                  | 162 |
| 51. 本垒 .....                    | 163 |
| 52. Espresso .....              | 167 |
| 53. 懒虫网 .....                   | 177 |
| 54. 赦免 .....                    | 182 |

|                         |     |
|-------------------------|-----|
| 55. 二月十四日 .....         | 190 |
| 56. 足球无关生死，足球高于生死 ..... | 198 |
| 57. 星空 .....            | 214 |
| 58. 生日 .....            | 215 |
| 59. 寂静的声音 .....         | 223 |
| 60. 毕业 .....            | 231 |
| 61. 飘荡 .....            | 237 |
| 62. 职场 .....            | 245 |
| 63. 祸不单行 .....          | 255 |
| 64. 小手术 .....           | 263 |
| 65. 相聚 .....            | 268 |
| 66. 升级的餐厅 .....         | 277 |
| 67. 山鹰飞去 .....          | 286 |
| 68. 南十字星下 .....         | 296 |
| 后记 .....                | 307 |

## 琴 声

在父母家吃过中秋节晚餐，准备离开的时候，母亲叫住了我，她手上拿着一封信，说是前几天寄到的。我接过信没有仔细看就一溜烟下了楼，钻进了汽车。事实上，我多年前就搬离了父母的家，不过是有一些信用卡对账单或者广告之类的东西寄往那里，因此我并没有在意，更何况我还有更“紧要”的事，去瑜伽俱乐部接我那位时间观念颇强的女友，以免她用双倍于我迟到的时间来埋怨我。

在等一个红灯的当口，我随手抄起了那封放在副驾驶席上的信，上面寄信人的名字让我吃了一惊，我拆开信封发现是张请柬，邀请我去参加10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一场婚礼。说实在的，我并不是一个懒到不肯花上五个小时坐趟高铁，或者吝啬到送个红包去给新人助兴的人，正好我所经营的餐厅也有意去上海开个连锁店，正计划着去考察一下店铺的地段，但我还是踌躇着如果到场的话，新娘在介绍我时，是否会让我自己和素未谋面的新郎官都有几分不适呢？

大概二十年前，我是一个三四年级的孩子，和父母一起在刚刚吃过晚餐的那套楼房里已经生活了好几年。一个周日的上午，房门外传来的嘈杂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父母打开门去一看究竟，从他们和门的间隙，我看到局促的楼道中，三四个人闪转腾挪地向我家楼上不断地搬着家具和箱子。我想那应该是个冬季的周日，那群人在搬一架钢琴时，吃力地边说着“当心”边喘着气，那喘气在楼道里仍变成了白色的哈气。

等到嘈杂归于平静后，我就再不以为意。几天后的某个夜晚，我躺在床上，耳畔传来了“叮叮咚咚”的琴声。这幢住宅楼中，以前从未有人弹琴，这些声音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仔细听着，它们时



## *J* 寂静的声音 *jijingshengyin*

断时续，一直听到琴声消失，即便我在脑海里用力帮它们拼接，也不能使其连贯成为一个旋律。

夜晚在我的头脑中总是与玻璃窗上的雾气，玻璃窗外传来的模糊的路灯光亮，以及路灯下潮湿的鹅卵石小路连接在一起的。多年以后，在夜晚从路灯下走过鹅卵石小路时，我仍然能触及童年那种对夜晚灯光忽明忽暗、模糊不清的感受。那时，我透过玻璃窗感知这些时，总是伴随着耳旁隐约晦涩的琴声。

耐心地聆听了半年后，当夜晚降临，这些断续的音符隔三岔五地响起时，我逐渐开始心烦意乱，在床上辗转反侧，试图将它们捉住并清除出窗子，不断尝试多时，方能疲倦入睡。

有一天，琴声在不断钻入我的耳膜时突然停歇，取而代之的是窗外“牧云，牧云”的呼唤声。少顷，楼道里响起了“噔噔”下楼的声音。我透过窗子，向楼下望去，两个和我身高仿佛的姑娘出现在视野中，其中背朝我的那个，身着红白相间的横条纹上衣，在与喊她的伙伴说着什么，并不时摸摸别在头顶上的青苹果色发卡，不久她向来人挥挥纤细的手，快步钻回楼道。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怀着希望能再次看到这个红白色身影，但总是难觅其踪，不过，所谓寻觅也只是在一切离家和回家的路上尽力留意罢了。渐渐地，我延长了在外游荡的时间，可这个身影在我的脑海里却有些不真切了，我不能确定是否曾和她擦肩而过，却没能辨别出来，当然，她本来也还未曾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只有当我再次聆听到琴声时，才在心里得到印证，牧云就在离我近在咫尺的地方。而对于我来说，钢琴声给我带来的困扰也似乎减轻了一些。我还能记得，吃罢晚饭坐在写字台前，拄腮出神了很久，忘记自己正在做着什么，直到一只从面粉里生出的蛾子飞过我的视线，它以近似醉酒的轨迹飞行着，似乎要飞向街灯，直至撞在窗子上，然后一步三滑、蹒跚地向上爬着，我猛地起身，伸手向其拍去，恍惚间想起自己是在等着琴声响起，而寂静却一直充斥在我的房间，我感到心里的平静受到了破坏，急躁地等待着，同时坐立不安。我凝视着夜晚的街灯，它的光晕蔓延到我的窗前，屋子里难耐的静谧也和昏黄的夜气缓缓相接。在那一瞬间，我的手触及窗玻璃，却不能将它推开，于是我躺回自己的小床。之后的很多年里，这种情景

也不停地在一些睡梦中出现，唯一相异的是我没有躺在床上，而是孑然一人走在漫长的潮湿小道上，身后狭长或矮粗的影子交替拖过一盏盏闪烁着的街灯。

## 2. 窗 口

牧云的房间朝向东方，清晨的阳光不甚礼貌地直射向那里，在早上她总是拉住窗帘的；夕阳西下，她便打开窗子，让凉爽的风徐徐吹入。窗子对着一条狭窄的马路，站在路边，正好望到她的窗口。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在马路上踱着或站着，在日光里、阴影中或者灯光下，若有所思或若无其事地望向牧云的窗口。我在脑海里希冀着，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她的面庞，并不求目光相对，只企盼她出现在窗前的侧脸抑或在拉窗帘时一瞬间的掠影，但我却记不住这种愿望有几次没能落空，尽力回忆起的，似乎只有黑暗的或有灯的窗口而已。

我仰望着，想象着房间的主人此刻的活动：她是否在捧读着一册装帧精美的书，怅然之余调远目光焦点，凝视着夜空，而后低头捋顺鬓角的发丝？如果她也曾仰视星空，能否知道在天际，那来自楼下的张望，与她的目光正好在那里交汇？

现在，每当我回到家探望父母前，总保留着先绕到楼东一面，向上望望的习惯，尽管我并不清楚，那扇窗后住的是何许人，那个房间又更换了多少任主人。

## 3. 解 围

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我看到牧云和小伙伴有说有笑地并肩

## J 寂静的声音 Jijingdeshengyin

走着，不时兴高采烈地用手比画着什么，直到一个路口，伙伴和她作别，牧云继续朝家走去，脚步轻快，仍然别着那个青苹果色的发卡。傍晚的太阳在云层里穿行，时隐时现，把光亮不时镀上她的耳畔，脖颈上的绒毛似乎闪烁着金黄色。

有那么几次，我走得稍快了些，几乎能感觉到刚刚流过她身旁的空气，听到了她在哼着歌“太满太满干……”不由得放慢速度，被落远几步，再跟上去。

她率先走进楼道，听得出每节楼梯只迈四步，想必是一步迈上两级台阶。很快脚步声停下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响起，我驻足，以避免脚步声被她察觉，虽然略略有些遗憾，但是想到能遇见她，并一路“同行”已实属幸运。

奇怪的是，许久之后并没有门开的声音传来，我屏气倾听着，不禁想，因为行踪暴露，牧云可能正在蹙眉俯视自己，不由有些紧张和沮丧。想到自己尾随者的糟糕形象被尽收眼底，悻悻琢磨着赶紧摸进家算了。正在我轻轻地拿出钥匙打算开门时，钥匙在锁眼里急促摩擦的“锵锵”声从楼上传来，却仍然没有开门声，取而代之的是喘息声。我持钥匙的手停下了，感到很好奇，从楼梯扶手间的缝隙，向楼上望去，并没有看到牧云的脸，稍稍放下心，继续听了一会儿，仍然是喘气的声音，且越发粗重。我诧异地悄悄走过家门，向楼上走去。

我几乎从未越过自己的家，去到楼上的陌生世界——除去拿着漫画书边走边看错过家门时——我从未想过要干预那里。我想，那天一定是对我一贯看不上眼的勇气，临时光顾了我，向我怯懦的脚上注入了动力，使它们迈到了属于牧云的海拔。我看到牧云正佝偻着身子，把头以一种难受的姿势贴在锁钥旁，焦急地晃动着。她此刻的形象，与我以往看到的，大相径庭。

此时，她感觉到身后有人，艰难地扭转头，看着我，说道：“请帮帮我！”她的铜钥匙卡在了锁眼里，进退维谷，而钥匙串在一根挂在脖颈的绳子上，绳子的长度恰好促成了这尴尬的一幕。

我走上前捏住钥匙柄，几次试图用蛮力拔出，发现钥匙处在一个既不能旋转，也不能拔出的，和主人一样的尴尬位置。牧云先前

攥住钥匙的手，本能地紧紧握住我的手腕，估计是防备我的力道透过钥匙绳勒疼她的脖子。一筹莫展之际，我感到牧云口鼻的气息近距离地呼在我脸上，温热潮湿，加上她的头发不停地摩擦我的耳际，我感到一阵阵发痒，便将头侧着挪开一些。我看到了她颇长睫毛点缀下的乌黑眸子，和洁白皮肤上发际处的细小头发。我还听到了“咚咚”的心跳声，当真不能分辨是牧云的还是自己的，感到一阵阵不知所措，好似正值窘迫境遇的人是我一样。

我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说：“我要先把绳子从你脖子上摘下来。”

牧云轻声“嗯”了一声。

我放下铜钥匙，从她脖子上捋顺绳子，握在两手中，轻轻地向上拉，绳子卡在了她的耳朵上。我对她说：“把你的头向下低，不要较劲儿，那样耳朵会疼。”

牧云低着头边喘息边回答说：“你摘吧，我的耳朵很软的。”

我将绳子和钥匙擦着牧云的耳朵摘离了她的头部，指尖感觉到她的耳朵像水果软糖般柔软冰凉。

被解放的牧云，扬起头大口呼吸着，脸蛋儿因为刚才的焦急，变得白里透红，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和她四目相对，颇有些不自然。她嘴角微微上扬，对我感激地笑了笑。我转过身，继续处理门上的钥匙，心里放松了许多，轻轻拧了几下，并借势将钥匙露在锁眼外、没被牧云插入的那一毫米行程捅到底，手指随之一转，锁舌“当”的一声跳开，屋子里的光从逐渐开启的大门缝隙，依次洒到我们的脸上。

牧云拍着手高兴地说着，太棒了！我慌张地说了句，不用谢。牧云接过钥匙，推开门，说：“今天多谢你，要不我可惨了！”随即进了屋，手拉着门冲我笑着。

“你唱的‘太满太满，干’，是什么？”我没话找了一句话，应付着局面，同时迈开腿下楼。

“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 4. 插班生

小时候的我习惯于独来独往，上了一年多小学，我还和班里大部分男同学都没说过话，我的意思是，和女同学就更加没有了。年轻的语文老师大概以为我大脑里负责语言的那部分神经没有发育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课堂上总是喜欢叫我回答问题。有一次，她让同学们用“我爱……”来造句，第一个就点了我的名字，我站起来，窘迫地挠着头，由于紧张，大脑里被空白填满了，挣扎了足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才说：“我爱吃饭。”同学们一阵窃笑，老师叫我坐下，说：“肖骐，你来造。”

肖骐是不久前刚插班来的，他进教室的时候被班主任径直领到了我前面的空座位上，甚至都没有得到自我介绍和被欢迎的机会，班主任只是简单介绍了他的名字，并说他是因为肝炎休学，病愈后插到我们班的。

我曾多次在早上看到过，他在学校门口的小贩摆出的包子摊上，买一块钱十个的小笼包子吃。热腾腾的小笼包子香味也曾让我向往，但父母制止了我购买这种早点的企图，让我老老实实地在家吃早饭，并对我说吃这个会得肝炎的，就像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孩子一样。

我坐在教室门边的第二个位子，前面的一个位子空了许久，它的前任主人上完一年级后，由于考试不及格蹲班了。这个很长时间没人坐的位子，它的空间已经被包括我在内的、后面的一溜儿孩子不断挤压，日积月累地挤离了学生的阵营，桌子的一半宽度已经伸过了门口，就像伸出大陆的一叶半岛，距离老师最近，却离同学最远。

肖骐身材瘦长，坐在前面比我高出一个脑门，幸好他处于教室一隅的“半岛”上，才没有挡住我听课的视线。由于他的年龄比全班同学都大上一岁，又是插班生，而且还得过肝炎，几乎没人愿意

搭理他，他坐在自己位于海外的飞地上倒也自得其乐，他的领土和全班同学唯一的联结点也就是我了。他课桌的抽屉里摆了些小小的玩具枪，有一次，他曾扭过头，掏出一把小小的玩具枪，边冲我瞄准，嘴里边发出“噼噼”的声音，然后按下弹簧开关，把子弹射到我的胸口，然后抬起枪口，放到嘴边吹了吹，说：“买‘乖乖’（一种儿童膨化食品，包装袋里赠送塑料玩具枪），就送你霹雳枪！”我接住子弹还给了他，他张开嘴冲我笑了笑。

肖骥接到老师的指令后，麻利地站起来，抠了抠鼻子说：“我爱拉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语文老师的脸色变得煞白，她厉声指责肖骥扰乱课堂纪律，叫他去教室后面罚站。

在这之后，老师又讲了由两个字组成的词语，它们颠倒过来仍然是一个词语，且与原来的那个意义相近或相关，比如：亮光——光亮、白雪——雪白，然后让同学们来自己尝试组组看。踊跃举手的同学们站起来依次回答了诸如喜欢——欢喜、焰火——火焰、奶牛——牛奶等等。轮到我时，我回答道：“皮包——包（剥）皮。”同学们又是一阵大笑，大概是因为我说的这两个词意思差得太远吧。老师无奈地摇摇头说：“芒种，你已经上二年级了，还要多多增大自己的词汇量才行啊，你连基本的词语和句子都造得别别扭扭，这样下去怎么能行？你坐下，好好听别的同学组词吧。”她又指了指靠在教室后墙，正望着窗外足球场出神的肖骥说：“你来回答，肖骥，答得好老师就让你回座位坐下！”

这次，肖骥没有马上作答，他在深思熟虑后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巴结（jī）——鸡巴。”在男同学们经历了短暂的惊诧后，所爆发出的放肆哄笑中，老师的脸红得好像番茄一样，她颤抖地说：“你、你、你这个小流氓！”用手掩面似乎要哭出来了，课也讲不下去了，眼疾脚快的班长连忙把班主任叫了来。班主任听了一遍事情的原委后，果断地用右手薅住肖骥的脖领子把他往办公室拖去，不幸的是，他把我认定为肖骥耍流氓的帮凶，用左手拽着我的耳朵，把它揪得生疼，我反抗未果也被拽进了办公室。

班主任是个矮墩墩的胖子，像个戴眼镜的冬瓜，他让我们在办公室里面罚站，并扬言把我俩的家长叫来。由于他也有正在上着的

## J 寂静的声音 *Jijingdeshengyin*

课，就警告我们老实一些，等他回来再收拾我们。

班主任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后，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肖骐两个人了，肖骐冲我吐了吐舌头，用手撑着身体一屁股坐在一张办公桌上。过了十秒钟，大概觉得有些口渴，他端起办公室里几位老师的水杯，逐一喝了起来，一直喝到尽兴为止。我站得有些累，也小心翼翼地搬开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这时我发现肖骐已经开始搜查起班主任的抽屉，他不断把墨水瓶、小红花等杂物丢到桌上。突然他停止了搜查，一张五寸照片映入了我们的眼帘，上面是一个年轻女人，也是个胖子，烫着卷发，冲我们傻笑。

“哎，你知道她是谁吗？”肖骐问。

“不知道。”

“笨死了，她是班主任的女朋友！”

“哦。”

肖骐翻出了老师判作业用的钢笔，拧开墨水瓶子，捏下笔胆，吸饱了红色墨水，开始在女胖子的脸上画了起来。

在语文课堂上回答问题和被带到办公室已经过去了一些时间，我的头脑运转也稍稍正常了些，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身处这个倒霉的地方，是因为蒙受了不白之冤，尽管我并不想和这个前桌说话，但还是想把事情弄清楚。

“肖骐。”

“干吗？”

“你为什么在课堂上说‘鸡巴’？”

“谁叫你说‘包皮’来着。”

“剥皮和鸡巴有什么关系吗？”

“包皮里面就是鸡巴，鸡巴外面包着的皮，就是包皮。”

这时女胖子的脸上已经多了一个猪鼻子、一对犄角、一个独眼龙的眼罩，以及一个夸张的大红嘴唇。

我发现他并没有停手的意思，在照片的空白处写着什么。

“你在那上面写的什么字？”

“此乃母猪八戒之照片。”

“下面那行小字又是什么？”

“芒种到此一游。”

## 5. 不死鸟队

有一天放学，肖骐问我，要不要去红色仓库踢足球——他们不死鸟队和三年级的踢，还缺一个人。我告诉他我不会踢球。

肖骐又问：“会守门吗？”

“不会。”

“会站着不动吗？”

“会。”

“那就成了，你站在门里负责堵门就成。”

肖骐带着我来到了他说的红色仓库——位于铁道旁的一个废弃的大型机械加工车间。因为长年受到风雨侵蚀，已经锈迹斑斑，厂房内外的地面已被雨水冲刷下来的铁锈染成了红色。而我们的球场就是厂房外面红色的空地。

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一年级的小个子，肖骐说这是他弟弟。

不一会儿，三个三年级的学生来了，他们带来了一个足球，是那种二十块五边形白皮和十二块六边形黑皮缝起来的货色，其中为数不少的皮子已经掉了或者即将掉了。

肖骐和他们打了招呼并说人都来齐了，准备开始比赛。面对我狐疑的目光，他说，不死鸟队就是他和他弟弟两个人，他的弟弟尖声尖气地抢着说，因为自己会“凤翼天翔（日本漫画《女神的圣斗士》中的人物一辉的招式）”，于是他们的足球队就叫不死鸟队。

我们用书包摆好球门后，比赛就开始了。

肖骐交代了场上位置，他是中场，他弟弟是前锋，我是守门员，没有后卫。

对方的三个人比我们统统高了半个头以上，为首的大脑袋的家



伙脸上带着恶狠狠的神情，我猜想他们一定是从冥界出来的哈迪斯的手下。

比赛刚刚开始，大脑袋就突破了肖骐和他的弟弟，气势汹汹地向我奔来，他毫不犹豫地一脚怒射，足球向我的胸口疾飞而来，我赶紧矮身狼狈地躲过，球从两个书包间穿过。“1:0!”大脑袋叫喊道。

失球后，肖骐在中场开球时，把球发给他弟弟，后者拔脚就射，可惜踢在了脚背外侧，足球径直飞到了边线外，对方显然被他这种突然袭击激怒了，向我身后的球门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不一会儿，除了两个球打偏，一个球踢在我屁股上以外，其余的射门都进了，我们已经以0:20落后。肖骐和他弟弟输红了眼，尤其是他弟弟，“嗷嗷”地叫嚷着向对方腹地冲去，只见肖骐带球从右边路下底传中，他的弟弟高高地跳起，背对着球高喊：“凤翼天翔!”并腾空伸出左腿做了个“倒钩”，在对手和我诧异的目光当中一脚踢空，重重地摔在红色的地面上，脑袋上磕出一个大包，在对方的狂笑中就此下场休息。

肖骐进球心切，丝毫不去顾及他的弟弟，一个人和对方三人争抢起来，对方显然想把他戏耍一番，在自己的后场也不推进，玩起了三角传球，把肖骐当猴儿溜了起来。肖骐围绕着三个人东跑西颠，就是抢不到球，他的呼吸越发粗重，脚下渐渐打软，眼看我方就要以零蛋比二十的丢脸比分惨败，肖骐突然猛地向对方一个小眯缝眼扑过去，做出一个滑铲，小眯缝眼吓了一跳，放弃了接球，向旁边躲开。球被肖骐铲向了我的方向，肖骐和他场边坐着的弟弟异口同声地大叫：“快射门!”

我赶忙抛弃了自己镇守的大门，向足球跑去，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抡圆了腿，照着足球就是一脚，球划出一道角度颇大的抛物线，从对方的脑袋上，球门的上方，厂房的顶棚上一路飞过，消失在了夕阳的余晖里。

三年级的家伙们愣了几秒钟，便凶神恶煞地上前围住我，叫我去捡球，我惊慌地跑到厂房的另一侧，找了半天也没发现足球的半点儿踪迹，只得回到他们跟前如实禀报，他们叫嚣不捡回足球，便